

鐵馬金戈大西南(十)

楊 森

熊克武全軍盡墨記

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第三次攻成都時，我因為援軍不至，在龍泉驛損兵折將，楊天驊也在那一役中殺身成仁，受了這次教訓，我第三次攻擊便改變了戰略，邁過龍泉驛，故意北走金堂縣，攻擊成都的後路。金堂距離成都九十里，循河水陸兼進就是新都，倘若新都得手，再下天迴鎮，控制住都北面屏障的鳳凰山，成都城裏縱使有千軍萬馬，也都無法再守。所以我進駐金堂以後，眼看成都垂手可得，內心的歡欣鼓舞，真是達到了極點。

然而正在我擬定作戰計劃，安排攻城的佈署，隨軍電台，像雪片一般的傳來急電，熊克武兵臨城下，在他千鈞一髮的時刻，四面八方的朋友唯恐我竟了全功，統一全省，他們並非爲了援熊，而是協力阻我，所以賴心輝進駐安岳，鄧錫侯攻到遂甯，連順慶的何光烈也傾巢而出，將他那

一旅人挺進到遂甯和鄧錫侯的部隊會合，他們用兵的目的昭然若揭，賴、鄧、何三軍構成一條弧形陣線，依照我的進軍路線，步步緊逼。我抄熊克武的後路，他們便以我之道還我之身，顯然他們是想跟熊克武沆瀣一氣，擺好兩路夾攻的陣勢，將我包圍在成都的北邊，金堂新都一帶而加以圍殲。

情勢如此緊急，約好同進退共生死的劉湘與袁祖銘，又一次遂行他們送我入陷阱的陰謀，重施故技，意存觀望，逡巡不前。

當時，我不悲觀，不絕望，朋友一再的背叛，唯有更加强我的鬥志和決心。

我不甘束手被擒，急於掙扎出一條生路，我暫且避過這四路圍我的各部兵馬，我把心一橫，決定先解決熊克武的主力，成敗利鈍則在所不計。

熊克武的主力在潼川(三台)，械彈齊全的嫡系部隊，共有四萬多人。熊克武本人，當時正

到潼川勞軍，城裏面詩酒徵逐，高朋滿座，他顯然很有把握，要看我楊某這次在陰溝裏翻船。

我留一連人守金堂，虛張聲勢，其餘的一萬多部隊全部緊急夜行軍，轉進新店鎮。新店距中江一百二十里，離潼川三百里，大軍出征的同時，我派出幾小隊諜報人員，先把各路的電線一一破壞，從此敵方聯軍的聯絡宣告中斷。

當日深夜佔據中江，我命士兵休息三個鐘頭。拂曉前，我下令整隊再出發，關照各部隊儘量多帶彈藥，少攜輜重。急急攢趕到潼川前面的洪興場，斥候報告：場裏駐有熊克武的一個旅，旅長名叫魯平洲。我沉着應變，分兵兩路，衝鋒號音一響，兩路一齊猛攻，同時更以勁旅把守洪興場通往潼川的要路，使魯平洲部一個也逃不到熊克武的大本營去。這一仗又以週密的計劃和快速的動作獲勝。魯平洲被我一擊而潰，因後路已斷部隊無法向南退去，幾於全軍覆沒，這時候，我一面乘勝揮軍長驅直入，進迫潼川，另一方面，

我自己則在洪興場歇一口氣，等待後來的劉湘與袁祖銘。在電話聯絡時，聽語氣，我發現他們仍在觀望。

等了許久，劉、袁兩軍影蹤不見，我怕前後的距離拉得太長，只好下令急行軍，以期及早趕上前鋒。那時部隊士氣極旺，人人爭先恐後，齊向潼川進發，遠遠的可以看見城裏燈火熒熒，我正在奇怪，前面為何沒有槍砲之聲，否是我的部隊逼近城垣就停止前進了，——他們很可能會等我趕到，再下總攻擊令。

還在趕路，前面石板路上，響起急促響亮的脚步声，這是什麼人？正自納悶，來人越跑越近，有人看清楚他臂部繫着我們夜戰的標記，一匝白布，中間印着五寸大小的一個『森』字。

『報告，』他一直奔到我的面前，氣喘咻咻的說：『我們已經進城了。』

乍聽之下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天下那有這麼輕鬆容易的事？我的一萬多人馬不曾聚齊，未聞槍砲聲就已經攻下了擁有雄兵四萬的熊克武根據地？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！我急急問那個傳令兵：

『是怎麼進城的？』

他還在喘息，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

『我們有一排人打進去了，他們正在繳敵人的槍！』

我越聽越糊塗了，一排人，打進四萬大部隊把守的潼川城，居然還能繳敵人的槍？這不是神話奇蹟，就是我的部下變成了天兵天將。

我曉得是傳令兵不完全瞭解前面的情況，也不深究，笑笑，再問：

『開了火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我們都在搶熊克武司令部的銀元，好多好多的錢啊。總司令，這是我搶到的，統統交給你。』

低頭一看，他手中可不是滿捧着大把的銀元？看起來他的報告不假，潼川一定是已經給我們拿下來，只不過，過程沒有他所說的那麼簡單。

我得領軍入城，沒有時間跟他多談，我說：『把那些錢收起，作為給你的獎勵，你就跟我一路前進。』

夜空中，我向四面八方緊緊跟隨的弟兄高聲大喝：

『潼川已經克服了，我們快快跑去支援前面的弟兄！』

大家聽到這捷報，萬眾騰歡，山搖地動，一萬多人一股作氣往前衝，一口氣衝進城裏，果然，四門大開，滿街都是臂纏『森』字符號的我軍健兒，見了我，歡呼雀躍，勝利、萬歲之聲不絕于耳。

劉湘迷問你在那裏

我率眾進駐熊克武的司令部。情形相當紊亂，我部下的師長旅長都還沒有到齊，我找到首先進城的部隊指揮官，問他這一次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的經過。

他說：熊克武自恃兵多將廣，根本就沒有把我們擺在心上，他以為中江有一團人，潼川站還有一旅，再怎麼樣也不會輕易被我解決，尤其他司令部裏始終不會得到前方戰況的電報，他還以

為前線無戰事呢，這就是我派諜報隊破壞電報的意外收穫。

於是熊克武這一晚像平時一樣，大張盛宴，招待賓客，正在對酒高歌，開懷暢飲。突然聽到槍聲，熊克武派他的副官去察看究竟，不料那位副官比他更加懶怠疏忽，深更半夜他不願出門，歇一會兒回來報告，說是士兵賭錢引起衝突，經過他的彈壓，事情早已平息。一番謊話說得活靈活現，熊克武自然深信不疑，於是大家繼續猜拳行令，呼盧喝雉。

移時，縣城西南槍聲大作，這不像是士兵衝突胡亂開槍了，熊克武驚疑不定，喊副官，副官不知逃到那裏去了，熊是老革命黨，很細心而深沉，於是他親自拿支槍，帶幾名衛士，跑出司令部查看。一上街，竟然看到臂上纏着『森』字符號的我軍，正在蜂湧入城，他自己的部隊則一人不見。熊克武這才知道大事不好，他回到司令部，催促高級官員趕快開逃。他自己匹馬單槍，急急惶惶，猶如驚弓之鳥，脫網之魚，他知道跑出城危險更大，只好逃到外國人那裏求庇護。他在鹽務局裏聘用的英國人辦公室裏躲了幾小時，後來乘我不備，吊城牆帶一二百人落荒而逃走，經廣漢回到成都。他的高級幹部，如師長余際唐、旅長張冲，都由於一時措手不及，就躲在司令部前一家小商店的貨櫃裏頭，歷時數日，方始化裝逃出潼川。

由於自熊克武以下，熊軍所有的高級軍官，在我軍攻城時一概沒有回到他們的部隊去，因此熊軍各部全都困守營房，既不敢抵抗，又無法逃

走。這一來，我用最快的動作，順順當當的俘虜了三個師，編制完整，配備輜重一應俱全。我立刻把他們改編到我原有的三個旅內，擴張為三個師，這一下使我的實力驟然增加三倍。

除了俘虜敵軍改編部隊，我們圍獲的軍械真正是堆積如山，我部一共只有一萬多人，但卻圍獲步槍三萬餘支，大砲三十餘門，熊克武慘淡經營多年的一支全四川最完整武力，終於在一夜之間轉手，成為我的莫大資本。

經此一次空前大捷，我內心的振奮歡欣可想而知。為了使朋友們早聽佳音，將近午夜十二點了，我還親自上電信局，打電話給還在後方觀望的劉湘與袁祖銘，我跟我那個興奮過度的傳令兵一樣，在電話裏劈頭就說：

『我們已經攻進了潼川。』

『真的？』劉湘在那頭驚得叫了起來，他喃喃自語的說：『不可能吧，那有這麼容易的事？』

『我告訴你這是真的，』我放大聲浪再說：

『此刻，我就在潼川電信局跟你通話。』

『莫開玩笑，』他還是不相信，在喊我的號：『子惠兄，你到底在那裏？』

『我告訴你我在潼川！』我有點生氣，同時也不知怎樣才能使他以爲真，忽然我心生一計，我叫在我一旁照應的潼川電報局長，要他去跟劉湘報告今夜這一仗的經過，他說得有條不紊，生動詳盡，劉湘和袁祖銘，不由不相信了，他們在電話裏向我道賀，我彷彿聽出他們的賀詞，多少有點言不由衷，當時我也不管，我迅速作了圍

攻成都徹底解決熊克武的決定。

說也奇怪，我將熊克武的人員武器編入我的部下，經一日夜的訓練編整，他們對我，非常喜歡服從，與我原來的部下無異，甚至還要表現得好些。閑談時他們便說：總是以得到真正的官方率領，以便爲國建功爲自身立業爲榮。

當上了督軍兼省長

在潼川休整二日，率師經中江攻取成都。我請劉袁他們兩支人馬，不必遶道來潼川，乾脆改變方向，直撲成都。我並且和他們約好，我將親率四五萬大軍，進薄廣漢，在成都攻城戰中，我自願担任最艱險吃重的北路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每天東奔西跑，日以繼夜的辛勤工作，發犒賞，慰問傷患，改編降軍，從事初步的精神教育與訓練，最後，我將降軍和本軍混合編組在一起，就在潼川的校場壩上，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總檢閱。檢閱的成績，使我非常滿意。

出發了，我們進軍的箭頭直指成都北面的廣漢，自此開始了三路大軍會合的成都攻城戰。廣漢守將係劉存厚的一名旅長，名叫劉斌。劉斌的那個旅，實力堅強，加以廣漢古稱天險，城池十分堅固，認真要打起來，我軍勢必要付出相當的代價。總算好，當我們強兵壓境，四面合圍，城裏的劉斌便央請地方年長士紳，出城見我，說是他已決意投降。

我答應了派我手下隨軍征戰的一名縣長，到廣漢縣城去接洽。劉斌確有誠意，他大開城門，

迎入我的專使，對我提出的條件，表示一一誠懇接受。我很高興，當日下午率隊入城，宣慰了一番劉斌的隊伍，於是我又平添一支生力軍，而且成都北面的門戶大開，錦城在望，我大可以登堂入室了。

此時劉袁仍在新店場觀望，總以爲攻取成都沒有那麼簡單，我將大軍開到成都北門外的昭覺寺，暫且紮營，偵探報告，城裏的熊克武、劉存厚，已經在收拾行裝，準備撤退。我心想這是熊劉的最後一戰，可能他還會施出全力，和我拼鬥，因此我覺得我萬萬不可掉以輕心，一切還是按照正規的作戰步驟，比較穩妥。

我用一團兵駐在北門外，兼向西門警戒，吸引守城部隊的注意，作爲佯攻。其餘部隊，則由我親自率領，遶道東門。成都是我舊遊之地，路徑非常熟悉，因此我一舉佔領兵工廠，奪獲子彈數十萬發，彈藥是軍隊的血液，收穫如此豐碩，全軍官兵精神又是一振。這時我召集高級軍官開會，商討怎樣攻城。

劉湘和袁祖銘兩路人馬始終沒有消息，我決定不等他們獨力進攻。事後我才知道，劉袁二位接聽我潼川大捷的電話，羨妒我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對於我獲得三師人馬和配備，實力因而大增，尤其覺得不安。他們不敢背約招惹我，同時也不願再談什麼三方合作，共取成都，因此之故，他們始終未動。

劉袁二人造成讓我唱獨角戲的情勢，我不服氣，偏要唱給他們看看。蓉城古都，歷來爲兵家必爭之地，城分內外兩重，險峻堅固，說它是金

克盡一切努力，先自安定入手。

對外，我由於國內的大環境本身就是四分五裂，南北對峙，我無法尊誰為正朔，於是只好純為四川省的利益着想，採取遠交近攻，廣為結納的方式，各地重要領袖，我都派有代表，以便聯絡。廣州革命政府方面，自從民國十年起，我便派中學同學陳抱一，擔任我和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聯絡特使。北平那邊，有劉泗英做我的代表，專門和總統曹錕，以及他的國務院聯絡。吳佩孚虎踞洛陽，儼然為華中的重鎮，我也派人就近和他保持接觸。有此三處常駐代表之設，四川便能和外間聲氣相通，為政治軍，再也不會耳目蔽塞，孤陋寡聞。

雄兵十萬秘書一連

軍事方面，我既入主成都，成為八方矚目之中心，對於平亂剿匪，統一全川的志向便越為急切。蓋自辛亥以來，直到我攻入成都的民國十三年三月，四川兵連禍結，幾乎無日不有戰爭，人民困苦，生靈塗炭。如果再讓戰爭長期繼續，其結果一定會搞得民窮財罄，大家同歸於盡，這又是何苦來呢？

我是軍人，懂得力量是一切的根據，戰爭要有力量的，和平更須強有力的後援。所以我首先加緊進行擴張軍備，招募正規軍。四川唯一頗具規模的兵工廠既然在我控制之下，我便儘量利用，開始大量生產槍砲彈藥。這一個廠以往的最高產量是每日製造步槍一百支，一月山砲四門。到我手裏，我很快的使它擴充，增產一倍。

當時有人向我建議，像這樣的盲目增產，無異粗製濫造，時間久了，一定會影響產品的品質。他們諷我揠苗助長，將來會發覺得不償失。但是他們儘管這麼說，我還是不理。因為那時我心裏有一種想法，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，槍砲總歸是殺人的凶器，我增產軍火多招部隊，目的在救平全川羣雄割據，政令不行的紊亂局面，所以無論槍砲和新編軍隊，都是短時期所需要的，一旦四川統一，人民安居樂業，這批粗製濫造的軍火，何妨乾脆毀棄不用呢？

我的大目標既經決定，一切準備工作，都在密鑼緊鼓的進行，我所轄的嫡系部隊，在短短時期之內，擴編成爲八個師，和五個獨立旅，人數，允在十萬以上。

軍隊編好，武器齊備，我就要開始『靖川亂』了，我的第一個目標，就是叛將劉斌。他在廣漢向我輸誠，當時表現得倒還不錯，然而時間一久，他率師兼併廣漢、德陽、彰明一帶地區，佔據了川北十幾個縣份，形成一種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場面，對我構成很大的威脅，因為我無論南征北討，都必須先清除這個肘腋之害。我叫他讓開去，他不幹，於是我派師長楊漢城，旅長雷忠厚，帶兩萬人去打他。劉斌部隊分散，力量有限，當然不是我正規軍的敵手，雙方主力一接觸，劉斌就垮了。一路退到川康邊境的松潘邊區，山巒連綿，疫癘遍地，他實在是苦得無以爲活，時窮勢蹙，迫不得已，只好派人來請求我准他再次投降，發誓今生不敢反矣。我考慮再三，最後還是決定調劉斌當我的顧問，叫他就住在成都，隨

時派員監視，他的部下，願意遠走高飛的，由我發路費，縱之使去，希望在我軍中吃糧拿餉的，我也優予收容。

我兼併羣雄的第二號目標，是川軍偏師劉成勳（禹九），他曾是代理熊克武的川軍總司令，地盤在川西，也就是富庶的邛崃、雅安左近各縣，地高勢險，種族複雜，我知道攻略這一大勢力，相當艱難。對於劉斌，我採取先禮後兵的方式；對待這位劉禹九，我爲了爭取時間，只好齊頭並進，一面派我麾下最得力的將領，王縉緒與二弟懋修，統軍一師一旅，先佔雙流，再取邛崃。這時候劉禹九見我兵多將廣，勢大械足，他和他的手下，胆怯心驚，全無鬥志，我軍進展一步，他便倒退一里，後來他退無可退了，正在嗟嘆日暮途窮，鄉關何處，他手下的兩名旅長，直截了當的向我軍投降。劉禹九勢孤力單，四面受敵，他終於屈服在我軍威之下，派人和我商討投降細節。我嘻嘻大笑的說：

『什麼細節也沒有，劉禹九如果認真服輸，很簡單，我只要他享享清福，你叫他搬到成都來，我們一起住。』

劉禹九懷着鬼胎遷來成都，我熱烈的接待他，殺豬宰羊，盛宴大開，此時川北川西一帶我已掃蕩收平。如今我不管旌旗何指，至少，我已無後顧之憂了。

川南嘉定，是陳福五勢力所及的地區，陳福五的司令部駐嘉定，地方富足，形勢險要，因此他志不小。我決心對他加以掃蕩，派師長王正鈞，率正規軍向川南發動攻擊，將陳福五的部隊壓迫到大涼山區的馬邊，雷波。當時在西康方面，有陳遐齡兩個團，我正驅走陳福五，陳遐齡唇亡齒寒，打抱不平，曾經出兵聲援，當時川邊氣氛相當緊張。後來他看到大勢有利於我，於是順風使舵，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，他搶在陳福五的前面投降。（待續）